

《2021 医师调查报告》发布，崇高感缺失成为影响医患关系主要因素

医师的从医悖论

既要救死扶伤 还要兼顾经济效益



医师报讯（融媒体记者 张玉辉 尹晗 见习记者 高杨）医师每周工作约 5.77 天，日均工作时长 9.24 小时；月收入超 10000 元医师不足 30%；83.19% 医师从未遇到医患冲突，但超半数医师都认为当前医患关系“紧张”或“非常紧张”……上述数据来自 4 月 16 日，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和中国医师协会人文医学专业委员会共同发布的《2021 医师调查报告》。

2020 年伊始，新冠疫情突如其来，全世界按下“暂停键”。我国广大医务工作者白衣执甲、逆行出征，在短时间内控制住了疫情蔓延，收获了各界的广泛赞誉。然而，医师们一边被“捧上天”，一边则被“弃如履”，暴力伤医事件频发。这种违和的两极现象，正是我国医患关系所真切面临的困境。为进一步探究医患关系两极现象后的成因，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于 2020 年 12 月针对医师群体开展问卷调查，并总结出影响医师日常诊疗、影响医患关系构建的五个“从医悖论”。调查共回收问卷 12930 份，其中 63.55% 的样本量来自三级甲等医院。

本次发布会还启动了“良医计划”项目。中国工程院院士、“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表示，“良医”既要能对患者的病痛感同身受，又要有为患者解除病痛的本领。“良医计划”旨在发现、培养、扶助、支持“良医”，树立“良医”典型，宣传“良医”事迹，为“良医”的成长和施展才华创造条件，推动形成“医师愿做良医，社会尊重良医”的良好氛围。

“守护医师崇高职业价值，让医学人文精神回归，这一理念不仅要在医院、医疗行业及全社会达成共识，更要让决策者、管理者真正认同，以做出更多有利于促进医疗机构和医师良性发展的决策，真正为医师创造良好外部环境，让他们心无旁骛地做一名好医师，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第十届、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韩启德院士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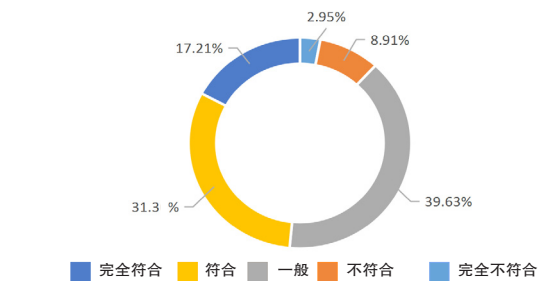


图 1：医师对工作强度的感知

注：样本对“工作让我感觉筋疲力竭”的填写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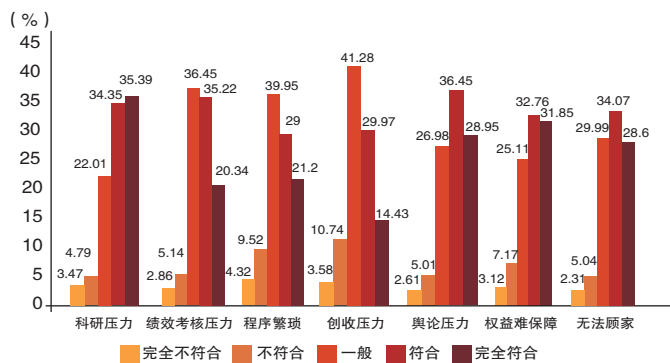


图 2：医师面临的工作压力

注：（1）分别为样本对“感到科研、发论文压力大”（科研压力）、“感到绩效考核任务重”（绩效考核压力）、“感到不必要的程序和操作耗费过多精力”（程序繁琐）、“我面对较大创收压力”（创收压力）的填写情况；

注：（2）分别为样本对“我感到公众有误解，舆论压力大”（舆论压力）、“我感到医务人员合法权益难以保障”（权益难保障）、“我为工作付出太多，无暇顾及家人、生活”（无法顾家）的填写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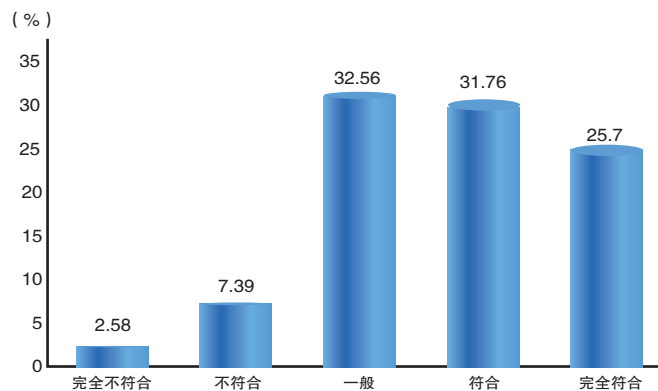


图 3：医师对收入情况的感知

注：样本对“我感到收入过低，与付出不匹配”的感知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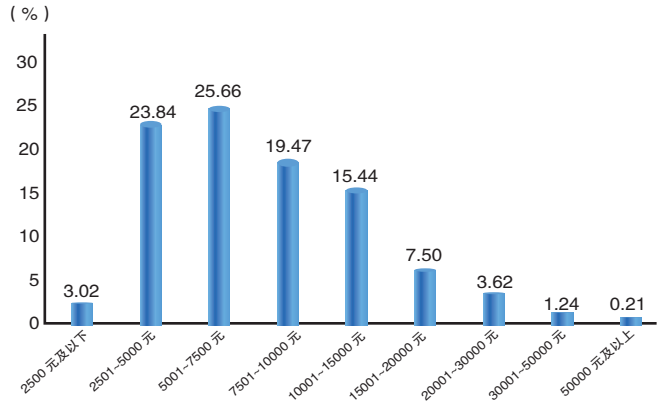


图 4：调研样本的收入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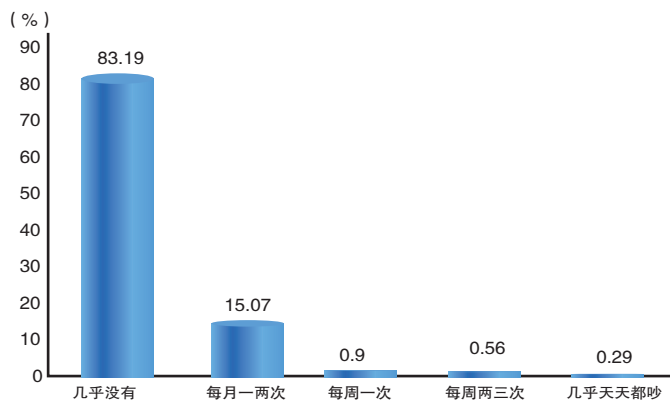


图 5：医患争吵频率

注：样本对“与患者发生争吵的频率”的选择情况。

调查分析

针对调查报告公布的结果，《医师报》采访了多位中青年临床医师和国内知名医学人文、社会学学者，请他们围绕五大“从医悖论”，共同分析问卷背后的现象。

悖论一

“树静风不止” 巨大压力扰乱医师职业崇高感

报告显示：医师平均每天出诊 7.77 小时，科研 1.47 小时，每周平均工作 5.77 天，工作强度极高。仅 11.86% 的调研参与者认为自己不至于“精疲力竭”，62.67% 的医师都感到自己“为工作付出太多，无暇顾及家人、生活”（见图 2）。虽仅有 17.86% 的医师明确不认同“我愿意一辈子从事医师职业”，但超过 50% 的医师都不希望自己的后代拿起“接力棒”，从事和自己一样的工作。

“作为一名医师，‘996’是工作的常态。”贵州省某三甲医院李医生表示，自己每周大约工作 6 天，工作强度大、压力也大，休息时间少、熬夜多，时常感到“身体被掏空”。

北京协和医院博士研究生卢军作为一名住院医师，每天的工作时间长达 11 小时：早上 7 点到病房，中午休息 2 小时，晚上工作到 7、8 点，如果有手术，下班时间就更不确定。他表示，选择医师这一职业，就意味着需要牺牲休息和陪伴家人的时间。

悖论二

“欲速则不达” 市场化改革未带来巨大经济回报

伴随改革开放，市场机制深入应用于我国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进程也正是一个市场化不断推进的过程。本次调查也特别关注了医师群体视角中，市场化给其境况带来的改变。报告显示，广大医师对于自身的收入普遍不满意，半数以上的医师都切实地感到收入过低、与自身的付出不匹配。与其他社会成员普遍感受到的“看病贵”相比，65.8% 的医师认为当前医疗服务收费水平“低”或“太低”（见图 3），仅 14.83% 的医师肯定了市场化的积极结果。同时，市场机制也让医师们的工作氛围具有功利主义色彩。近半数的医师认为，在其工作的医院中，同事都以评职称、增收等为最主要的目标。

在李医生看来，自己的付出与月收入（10000 左右）“不成正比”，医师是一个“高付出、低回报”的职业。但事实上，却有 71.99% 的医师收入在她之下。

同时，繁重的工作压力也不仅仅“压”在青年医师头上。卢军说：“我的老师半天门诊大概要接诊 30 位患者，一天下来就要接诊 60 余位患者，工作强度非常大。”

“调查报告显示，仅 14.3% 的医师愿意让自己的子女继续从事医疗行业，多么触目惊心的数字！长此以往，很难想象，未来，医师将会成为何种稀缺资源？”中国医师协会人文医学专委会首届主任委员高金声指出，得不到人文关怀的医师无法把人文关怀带给患者。医院管理者不应该只看到“工作的双手”，更应该关注这双手背后是一个人。“回归人文，守护崇高”不只是指医师对患者的关怀，更重要的是使医师感受到爱。

高金声指出，人类面临着生存与未来的发展，要想在这条路上走得坚实、顺畅，少不了医疗卫生系统和医务工作者的努力。希望能够通过宣传，使更多的人了解医师这一职业，给予医务工作者更多的理解、关爱。

清华大学社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王天夫教授表示，市场化改革并没有给医院与医师带来巨大的经济回报。调查显示，月收入超 10000 元的医师不足 30%，而 93% 的医师学历在大学本科以上，医师的学历相当高，但学历与收入不成正比。

“中国医师的绝对收入并不少，但他们却普遍对自己收入不满意，究其原因，在于使命感与崇高感的缺失。”中国医师协会人文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兼总干事袁钟教授表示，从绝对收入来看，中国大部分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医师的收入水平都远高于当地平均工资水平，但仅仅涨工资、提高待遇，并不能“留住医师”。“公立医院改革就是要促进发展平衡，对于基层医师、护士、急诊科医师、心理医师及一线医师等，应给予更多关注，甚至是资源倾斜，从而达到均衡，同时，医院也应致力于让医师成为本地‘最受尊敬的人’，这才是医院高质量发展之道。”